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回 天鵬法堂問問官

卻說余謙听得有人打門，問道：“你等何人？”外邊應道：“我等本坊鄉保。因新太爺下車，恐誤更鼓，在街上催更。聞梅家喊叫，故來查問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既係鄉保，正好將梅滔交與他，修氏母子自然得命了！”余謙將門開了，走進四五個人。駱宏勛將前後之事說了一遍。鄉保說道：“這個滅倫的畜生！交與我們，等天明送到嘉興縣，憑縣主老爺處治！”眾人將梅滔帶往那邊去了。宏勛等俱要回廟，修氏又跪謝道：“懇求恩公姓名！”駱宏勛見他諄諄相求，遂道：“我乃揚州人氏，姓駱名宏勛是也。自前門廟內而來，及至樓上而下，來此救你。”正說話間，听得已交五更。濮天鵬道：“我們走吧！”眾人辭別修氏，從前門由曲巷回廟。回至廟內，濮天鵬道：“此時已是五鼓，人皆睡醒，今日莫要下手了。祇要事情做得停當，多住一日不妨。”大家盡皆睡了。且講修氏自眾人去後，坐在床上悲嘆，把個丫頭叫起。這丫頭名叫老梅，起來燒些清水，將身上沐浴一番，天已五鼓，那裏還能睡覺。走至家堂神前，焚了一爐高香，祝告道：“願家神保佑駱恩人朱衣萬代，壽祿永昌。”又在丈夫靈前灑淚道：“你妻子若非恩人搭救，必被吉生強污。我觀駱恩人非庸俗之流，他年必要榮耀。你妻子女流之輩，怎能酬他大恩？你在陰曹，諸事暗佑他要緊！”正在祝告之間，不覺腹中疼痛，心中說道：“一定是那畜生將我赤身按地，受了寒氣了。”連忙走至床邊，和衣臥下，叫老梅來代他揉搓。一陣一陣，疼了三五陣，祇听下邊一陣響，漿包開破，滿床盡是漿水。修氏不解其意，又疼了一陣，昏迷之間，竟產下了一個五六個月的小娃子。別無他人，祇有一個丫頭老梅在旁代為收拾。修氏自醒轉來，心中驚異道：“此胎從何得來？”幸虧沒有別人在此，速速收拾，叫老梅將死娃子放入淨桶中端出。賞了老梅二百文錢，叫他莫要說出，自家睡在床上驚異。卻說丫頭老梅，其年二十歲，與梅滔私通一年，甚是情厚。雖是修氏房中之人，而心專向梅滔，二人每每商議：今雖情愛，終是私情，倘二娘知道，那時怎了？諒二娘亦是青年，豈有不愛風月？你可硬行強姦，倘若相從，你我他皆一道之人，省得提心吊膽，且二娘手中素有蓄積，弄他幾兩你用品也好。故駱宏勛看梅滔在天井之中，有一女人向他耳邊說話，正是老梅。及至眾人按打梅滔，並交與鄉保，老梅暗自悲傷，不能解救。今見修氏生下私娃，滿心歡喜。安放修氏臥床，偷走出了門，來尋找梅滔商議私娃之事。

且說梅滔那裏真係鄉保帶去，乃是他幾個朋友日間約定：今晚要向他嬌娘借錢鈔，吵鬧起來，叫他們進去解勸。眾人聞得裏面喊叫，故假充鄉保，將梅滔拖去，弄酒替他解悶，天明謝別回家。去自家門首不遠，正撞著老梅慌慌張張而來，看見梅滔問道：“你怎麼回來了？”梅滔將日間所約朋友之語告知老梅一番。老梅道：“你這冤家，該先告訴我。我祇當真是鄉保帶去，叫我坐臥不寧。今特前來尋你！”在梅滔耳邊說道：“你去之後，二娘腹內疼痛，三兩陣後，生下一個五六個月的小娃子，叫我丟在淨桶之內；又賞了我二百文錢，叫我不說出。二娘現在床上安睡，我手裏今有此事報你知道！”梅滔听了，心中大喜道：“這個賤人，今日也落在我的手裏！我指報昨日打我那個人做奸夫，現有私娃為證。埋在何處？又可惜不知那人姓名。”老梅道：“自你去後，二娘諄諄求他留名。他說是揚州駱宏勛，私娃在淨桶中，特來與你商議。”梅滔大喜道：“你速速回去，莫要驚動他人！我即赴縣衙報告。”老梅暗暗回家。

梅滔邁步如飛，跑到縣衙，不及寫狀，走進大堂，將鼓擊幾下。裏邊之人忙問道：“因何擊鼓？”梅滔道：“小人嬌母修氏，寡居一年，昨晚產下五六個月私娃。小人與他爭論，不料奸夫揚州駱宏勛，寓居府衙左首普濟庵中後邊廟樓居住，聞得事體敗露，自樓上跳下，反將小人痛打。看看身斃，小人苦苦哀求，方纔饒恕。似此敗風傷化，倚凶毆人之事，望大老爺速速差人拿獲，以正風化；遲則奸夫脫逃。”內宅門忙將此事稟過嘉興縣吳老爺。吳老爺向簽筒取了四根板簽，用朱筆標過，差捕快二名，速至普濟庵，將駱宏勛並本廟住持和尚、修氏、老梅，並私娃一案拘齊听審，將老梅、梅滔押在外邊伺候。

不多一時，眾人齊上衙前，余謙早將原差兩個巴掌打回。駱宏勛勸道：“今日若不到案，反被他說我畏罪不前，不分皂白了。從來說，‘是虛是實，不得欺人’，不走是真才實料，怕他怎的！”故同原差至縣。原差進內，通知人犯俱齊，內宅門稟過老爺。不多時，听得裏面雲板一響，幾聲吆喝，吳老爺坐在大堂上，分付將駱宏勛奸夫帶上。駱宏勛不慌不忙，走至大堂，謹遵法堂規矩朝上跪下。吳老爺問道：“怎樣與修氏通奸？從頭說來！”駱宏勛道：“小人揚州人氏，修氏乃嘉興人，相隔幾百里，怎能與他通奸。昨日方至嘉興，借寓普濟庵中，昨夜聞得修氏喊叫‘救命’，世上那有見死不救之理！遂至其家，走進房門，見一條大漢騎在婦人身上。那婦人赤身露體，臥於地上亂滾。小人用腳將那大漢踢倒，問其由頭，方知是他嫡姪欲欺嬌母。後被本坊鄉保叫門，將梅滔領去，小人即回廟中安歇。他事非我所知。”吳老爺道：“帶梅滔上來！”問道：“你這奴才！自滅人倫，反怪別人為奸。”梅滔道：“他被小人捉住，與嬌母約定此言，但祇私娃可知了！”吳老爺又喚和尚問道：“你是個出家人，怎麼與他牽馬？駱宏勛與你多少銀子？在你廟中住了多少日子？從實說來！”和尚道：“僧人乃出家人，豈肯做這造孽之事！姓駱的一眾人十數個，昨日午後纔到僧人廟中，通奸之事僧人實不知情。”

吳老爺又喚修氏問道：“你與駱宏勛幾時通奸的？從實說來，免受刑法。”修氏道：“小婦人一更天氣已經脫衣安睡，梅滔這個畜生推進門來欲行滅倫之事；小婦人不從，他將小婦人按捺在地強而為之。小婦人喊叫，幸虧駱恩人相救。素日亦無會面，那有奸情之事！”吳老爺又喚丫頭老梅問道：“你主母與何人往來，自然不能瞞你，從實說來。”老梅道：“家爺在世是有名氣的，家業頗有，親戚朋友往來甚多，婢子那能多記。”吳老爺道：“我不問你那些人。我問你家主母與何人情厚，常常進主母房中走動？”老梅道：“並無他人情厚。”用手一指駱宏勛，“就是見他常常走動。說他是主母姑表弟兄。別事婢子不知。”吳老爺又問修氏道：“你還有何說？”修氏道：“此必梅滔相教之言，老梅依他假話，老爺不要屈人！”吳老爺道：“你丈夫死去一年，此胎從何得的？還敢強辯！”修氏道：“此胎連小婦人亦在驚疑，不知因何而得？”吳老爺大怒道：“那有無夫而孕？若不動刑，料你不招！”分付將修氏撈起來。一呼百應，一時撈起。修氏道：“便將雙手斷去，也不肯恩將仇報！”一連三撈，未有口供。又問駱宏勛道：“你到底幾時通奸？一一說來。”駱宏勛又將前詞說了一遍。吳老爺說：“把鄉保喚來！”問道：“你等昨夜如何將梅滔領來？彼時他如何吵鬧的？”鄉保道：“小人並不知道，何有領梅滔這話？”駱宏勛在旁，回道：“昨夜不是這人領去的，老少不等些，有五六個人，稱是鄉保，小人亦不認得。特的打門相問，聞得嫡姪欺奸嬌母，特帶了去，今早來稟老爺處治。”吳老爺大怒道：“即此虛言，可知奸情是真的。若不動刑，諒你必不肯招！”分付兩邊抬夾棍上來，下邊連聲答應，把夾棍抬上堂上。

正待上前來拉駱宏勛動刑，祇見一人跑上堂前，將用刑之人三拳兩腳打得東倒西歪。遂將夾棍一分三下，手持一根在堂上亂打。又听見一人大叫道：“誣陷好人為奸，這種瘟官要他何用？代百姓除此一害！”祇听眾人答應：“曉得！”滿堂上不知多少好漢，也有拿板子的，也有拿夾棍的；還有將桌子踢倒，持桌腿亂打一番的：欲將酷刑追口供，惹得狠棒傷身來。畢竟不知何人在堂亂打，亦不知吳老爺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